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

四九至
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陸鼎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五 以下別體

魏武帝報蒯越書

死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告弟僧謙靈書

宋王徽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為察慧之舉獨沈浮好書聆
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
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
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
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
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
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藉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
此耳柰何罪酷竢然獨坐憶往年散處極目流涕吾不

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
無復一期音顏髮髻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
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
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
罪戾見此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
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緻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
痛酷柰何吾罪柰何弟為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
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

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
麗以自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
萬世不復一見柰何惟十紙手迹封拆儼然至於思戀
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
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
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
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
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

必何益冥然之痛為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
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牕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
已自悵望今云何不立自省愆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
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為恨儻
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誦明書此數紙無
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
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惟速化
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

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
臨靈取常共飲栢杓自釀酒靈有仿像不寃痛寃痛

追答劉沼書

梁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
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
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
而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
雷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

使墨翟之言無真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
何

追與故憲副宗子相書

明王世貞

友人浮繫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
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雞鳴絕袂不謂今者
遂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推磔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郵
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策宛轉片

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涔淫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
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而遺漆撲發
英聲踔躑僕遘禍屬毛銜冤刺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
魄而萬念蹈冥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冥之軌未岐
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真鳩子相後至稱察案杯
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嶺濛鏡衣
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裘
羸馬甘其俛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敝帚悅

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射鰈居
之操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麼詖
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
而來聆聲而去既戾厥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為竒
貨賣之嗜者簧鼓牙舌指搗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
而僕之餘浸徑沿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蠶螫欲逝不可
在生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
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卒相過從擊鮮釀醇

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眉談
究古曩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調角勝
自賢徃徃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闕時
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人事也毋論
子相慎密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荆棘
為子垣累乎且為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
弱者獻譏力者出秘大抵執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
調薄異已疏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教益情遺落富執

脫疎寒暄親暱麴蘖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
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象蟻蠓之度太空何挂吾子
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簸屑頗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
寃哉至又謂僕與子相當為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
大臣今甘心我記其人自陷梓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
已盡矣念居平游好脂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
寬大顯信之朝即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
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僂者哉子相之於斯人固未半

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為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今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每多籍康嗜醉之癖而負觸斗抗名之傲間懷傅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洊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跬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啖蠟第令大宰御史考

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
白為黑迅雷之濫擊螫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手
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冀
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於生存
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
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闕
之歲西邸中語耳子相謂僕夢衣黃衣而牒者云云吾
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歎惋然久之笑曰

彼真以為能死余耶即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讐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忽然逝也若婦竒妬未有子痛哉吾為歌三章詩近體三章其所欲言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恩救奉家大人南還以菽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邗溝之陰搜所著書籍汰次

其事與子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
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
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覲顏而枝辭也耶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六

代書 唐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繇繇相續不絕貞元
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
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

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
故著翼孟三卷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
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
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
謝軻一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
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
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
子到長安持此札為子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

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賢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
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
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
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
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詒古鏡書

明李夢陽

姑蘓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贖
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

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挑冶氏範金
規體利世鑿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塚瘞山澤歷歲綿
逝精氣上泄徃徃為盜掘發暴於人間初哲治之操壚
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共鑠什百就模孰賢孰劣及有
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汞內瑩赤砂外積扣
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疾疫指志醜神進匹
鼎敦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
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

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也凸罔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圍
以干支諸屬示用也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
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
鑄於師鎔於友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譽之
域獵姚姒之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
炳先幾凝激沕忽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
不遂不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與難識
於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

玄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於閩湖之上掇其滲汁
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踰王驀
伯迄於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予時再
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於茲非上賓鉅人齊沐浴
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覘於子貌甚
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百物奸之不可不
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忘老人之事夫烈士

慕鈇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
既再拜而受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七

賦體

謝春申君書

楚苗況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

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

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
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紒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
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
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
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
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
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
世未至紘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

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裋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復徵曰：書尾作一小賦賦。

終又唱之以詩前，此未有也。孫鑣曰：文有別致。

與嵇叔夜書 魏呂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

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
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
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
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
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
退無所據涉澤求溪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
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頹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蠻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托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遠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乃知步驟

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
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
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推屈自非知命誰
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
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

娑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答車茂安書

晉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鄭令尊

堂憂灼賢婦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為
足下具說鄖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
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
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徃徃無涯
汎舫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
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
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鋤成雲下鋤成雨旣浸旣
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

充倉庫恒實榮辱旣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
季冬之月農牧旣畢嚴霜墮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
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網彌山放鷹走犬
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盛觀盤戲之
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
鱸鮪赤尾鰈齒比目不可紀名鱸鰻炙蟹鱖蒸石首
臠鯊鯨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
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

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
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竒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
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
文石身在鄖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李
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
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
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
無不遷變尊尊大人賢婦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

慮也足下急啟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佇及不
一陸雲白

登大雷岬與妹書

宋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浙無
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
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
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
遶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

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
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
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
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匹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
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
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
其中西則回江東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
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為

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
望廬山又特驚異其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
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
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
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滾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飏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稀州
南薄鷺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波觸天
高浪灌日吞吐百川瀉泄萬壑輕烟不流華島振滔弱

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雷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
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為之摧碎倚岸為之齧
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
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
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
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水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翻夕
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
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

外望遠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
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八

韻文

秦始皇與燕太子丹誓書

子欲歸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厨門木象
生肉足

與相如書

漢卓文君

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
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稽於淫而不悟朱絃
齧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
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與竇玄

漢竇玄妻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
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
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答許長史

晉大玄真人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
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頽鏡於紛務
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真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
緯我生暉暉景耀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濯形投思
絕空人事無營閑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
返為童嬰耳苟事累涉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最
也何試校之能停耶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九

以下俳體

與婦弟任武達書

漢馮衍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
有妻妾雖宗之渺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
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向在門五年已來日甚

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
譏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故青蠅之心不重破
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
今始於行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
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
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了無女
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
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面無脂澤形骸不蔽

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
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
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訥籍籍不
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
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縠放散冬
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
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
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

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
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
狗吠不驚自信此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
身不榮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
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
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弃衣冠側身山野
絕交遊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
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與滿公琰書

魏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
見誠知己歡忻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
求陽晝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
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嶽義渠哀
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

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
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
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
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閨閣有匪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

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眇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
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
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
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
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
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
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
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

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

應璩

璩報間者北遊歡喜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
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道遙陂塘之
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
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嫫稱妙何其樂
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道於京臺無以過也班

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
囂塵思樂汶上每發夢寐昔伊尹輟耕邳憚投竿思致
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
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
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日邑人念弟無已
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
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

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
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
揚名斯為可矣無惑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
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
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與阮步兵書

晉伏義

義白蓋聞建功立勲者必以聖賢為本樂真養性者必
以榮名為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

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
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駕良舉足向路總
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
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
而爭名者或因飭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
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闔晷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
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
糅於其間浮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

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噓觀盡崇朝遭清世邪
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闇邪則將矜其貌以疑其
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
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
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短管幽密觀容相額所執各異或
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
謂吾子知不出凡器無隈輿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
欲斤斲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承此聲未

嘗不開精斤運放思天淵欲為吾子廣推與異端求所
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
子狗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為顯夫名利者總人之綱
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為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
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
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
無育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
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為竒縱體為逸執此

不回既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咸在
子身疑於國寶為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
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別為身害教賊怨布天下
以此畧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
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騰日高視形性併
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儻獨竒變逸運漸在
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
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為

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譖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讎敵未有慈其教而不修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厠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玄其

大言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揔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為勞役而不能煞身以當論謂財為穢累而不能割賄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竒才異畧命世崛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沉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驕苟修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

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繩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傑士之志也遇世險巖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割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太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

四垂羽檄不馳於中夏定勲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
卧囊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民
為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
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為其醫則鍼石之巧淺矣
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滅光則無
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室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
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衆
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奧之內

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
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穎於肝膈而不揚之於
清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為物
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為損含佇而增益也張
儀之志激於見刼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
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
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
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

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
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
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畧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
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為吾子謝物輪力因
風自釋染筆附紳誥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

答伏羲書

阮籍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
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亡毛分所能論哉且

玄雲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
潛天飛晨降霄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
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瑣蟲所不能解也然
則宏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
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
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鵲悅蓬林以翔
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鯨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
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

網以籠世豈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
通檢若良運未協神機亡准則騰精抗志逸世高超蕩
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
躍蹠踔陵忽慌從容於道化同道逍遙與日月並流交
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下居乎
亡室出乎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
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
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亡不聞畧亡

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銜傾城之
金求百錢之售製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檢勞玉躬以役
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亡根其陋
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信大道之宏幽且局步
於常衢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與桓祕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
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

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
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
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
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
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
璞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
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
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

使我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
景行乎

答羊希

宋周朗

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轂
稼是諳自絕世豪之顧塵生床帷苔積階砌又檐中山
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艸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
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雙言方校石

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驪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
田三項秋園五畦若此無灾山裝可具

遺崔頤書

齊豫章王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
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
畧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
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
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年籠曲阜城兼七十苞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拽長裾藉璫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繁辭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

尊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
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痲
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旣辨澆漓代襲
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清
以悟俗或穢已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馭馬未足
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
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則
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間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

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問
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
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
文緇林枯而重葺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溜所謂忘言
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
海比榮禪衢沾濛射之冥遊屈祇鷺之法侶闡三乘於
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
至道宏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

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量網有節鱗羽
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巖猷膏田沃野巨望無躔信
可以招往隱淪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
木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
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子昔
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
有以也未叙之間為道自愛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元
長之詞也

遺崔祖思書

劉善明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遂清風
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
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
會何時常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
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
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為異識所推
惟有京鎮創為聖基遂乃擢吾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

吾關中委吾畱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槊塞旗
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叅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思不
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
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
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倩無託惟知奉主以忠
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
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
拔遣遊辯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

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
霖韜晦涼暑未平諒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間鎌採之
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嘿之路多
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
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為器
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玉言

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
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纓
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
跡江臯狺狂隴畔者實由氣岸䟽凝情塗狷隔獨師懷
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斯世故君山直
上蹙壓於當年叔陽負舉輶輶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
島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
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澗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

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卓日
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
松栢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
長徃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
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
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畧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
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

謂盛德維時孤高獨秀者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
彥望冠盖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
若鴻裝換御鶴駕軒空則岸不離枯山被其潤竒禽異
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閣藹東都不足
竒南山豈為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畊
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蓬轉於屠博
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
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迷平生
論語嘿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
山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陸鼎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五十

答相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
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為佳作夫文典則
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

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
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檠典墳學以聚益居
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
龍樓而靜拱掩鶴闌而高卧與其飽食終日寧遊思於
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
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
紀昔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
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

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
昔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如子晉而事似洛濱之
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
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
盈罍嘉肴溢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
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授英華上
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
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

遣送也某啟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經明漢莊北
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
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徃形留於
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
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
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豈與口

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而語哉方今泰階端平
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
尋物理領畧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儆而才性有限思
力匪長熱疹愔愔多慚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
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申其蘊結想敬闕宜此豈
盡意某叩頭

梁簡文帝答新渝侯和詩書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曾

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
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
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
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
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簡文帝答張纘謝示書

網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星辰火龍
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詠歌可

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
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風
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
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
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
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簡文帝答徐摛書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

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
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阻險艱難備更之
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
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
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浞訾粟斯容與自憙亦
復言羲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

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
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
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啟復乖雙闕之宴文雅
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克想征艫而結歎望
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䟽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
鄉里必避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
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典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賓嘉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疑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

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
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
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容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
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
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
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

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
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
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
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
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
冠冕迷作之措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

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
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亦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
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
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
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元帝答齊國雙馬書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
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

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
揭鏤衢光含兩月纏榮紫縷色麗雙絲方唾晉后恒乘
鄭國之駟更鄙曹君經餉蜀王之馬

元帝與劉智藏書

自林宗遄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
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
冥在節歲聿云道日似青緹雲浮紅蘂清臺炭重北宮
井溢想禪說為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

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
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
周黨傳方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為餐
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儒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籟
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
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
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想彊臺睽彼
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壓塵邦本懷

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
欲登却月之嶺陰偃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藩
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詡之床恒思管寧之榻夢匡
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
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
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
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與沈約書

任昉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
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
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
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
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
者豈云易遇昉將莅此邦務在遄邁雖解駕流連再貽
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悵永念平
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任昉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于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

褐豈朝墊之謂想閣投之懷不以形體為阻一日通籍
梁邱親奉詒言夢想清塵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雁所
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
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墊之間
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為心廣孚貞俗思葦繁表共剖
衆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溪實望賁然少誦側遲昔
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數致吾子於西山豈
不盛與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為仁由已且零

雪戒塗非滅跡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煩言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
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何嘗不局影凝巖側身扁楹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
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寶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
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
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軼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

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
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
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
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
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
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
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糜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于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
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
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于東越仲蔚杜門于西秦亦
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寔亦當鉗口吞
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竒節之人燕趙悲歌之
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
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

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
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于沉首鵠亭之鬼無
恨于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為朝賢答劉休範書

江淹

昔媯道鼎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衣
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道鬱終古三后連光四
聖沓軌或經天緯地構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
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

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璧臺訪道衢室平陽之后卷迹
慙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彩雲祥風之瑞布護區
中梯山棧火之俗歛徵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漢道澤
優衍猶不道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泯主上文明金相
穆然玉色履璧之禎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汙河惠
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先帝靈畧潛通英轡遠
馭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
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於寧世而忽覲來書以惋以

慨君為齊梁楚越之主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
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為雄而出言效尤
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斂衆遂窺外關今
朝無闕政頓構凌上之節室無孽豎坐生莫大之豐鴟
梟緒衣號興徒黨主萃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
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
盤石之屨近則江荆面縛於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
亦君之所知也聞彼虹飲鼠舞之異早見物徵河北隴

上之謠已露童咏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
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駱驛爭引熊渠俠飛首尾電
發伏波樓船淹江蔽圮渡遼甲卒充塹布隰加以先天
蓋世之畧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鷓鴣露動龍
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
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鷺南岳而永慨瞰九派
而懷恐伐罪弔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唯此為大僕才
等不羈志瀝丹欸故奏禍福行矣悵然袁褚劉肅等疏

辭南康王書

王僧孺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
解錄收箬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
才爰傳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
東閣多慙衽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塔如
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
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悅方謂離腸隕
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爵羅

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
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
當橫潭亂海就魚鱉而為羣披榛捫樹從虺虵而相伍
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霞委踟躕下
席淚若綆縻

與何炯書

王僧孺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為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
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

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
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鄰季滛滛
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甌戒序
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
樂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
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
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
結而無誰告丁年畜積與此銷忘徒竊高價厚名橫叨

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
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底蓋困於衣食迫於
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為尺板斗食之吏以
從皂衣黑絞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畧高謨吐一言可
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壁歸趙飛矢救
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
提五千而深入將使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
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矣直以章句

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細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澁
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
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
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
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扳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
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
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語言非藉左右之容無

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餌卮酒之早識
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冊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
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
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
也蓋基薄墻高塗遙力躓傾蹙必然顛匍可俟竟以福
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
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厨之
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

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為丹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志詬憐其叢棘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園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

戚施何以從人何以狗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
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藥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
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倫所以發此哀
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
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
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
耀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
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為隣永用蓬蒿自沒愜其長息忽

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厘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殺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債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
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引領
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
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
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
喻聊陳徃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

屆羶鄉雜種單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
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饗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
胡地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藉嘶立故
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
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畧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與陳徐僕射求玉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
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

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
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
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念終邁萇弘之肯泊王業光啟鼎祚有歸于是遠跡東
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嘆猶懷客鄉之禮感茲知己忘
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
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
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蓬末僚預叅下席降薛君之吐

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
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
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
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
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
昔廡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
楸楨由比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

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復王少保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
瑤華莫因家凡至自鎬京致來書于窮谷故人之跡有
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
洄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
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
蔣徑三荆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

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采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
俱值雍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
乏晨夕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
惴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
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為豈能
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傷金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
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雁頹鯉時傳尺素清風朗
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言志書

蕭大園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
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棄勝濟南
之徵其何故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
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
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
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
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

蝸舍于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
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
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絀
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
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微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後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
纂唱烏烏可以怡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

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
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
勢不如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湏萬物營營靡存
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
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
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冥當非直丘
明所耻抑亦仲尼耻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四